

洪武大路不欠谁！
洪武大路的人又怕过谁？

洪武大路

周光毅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CO., LTD.



洪武大路

周光毅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洪武大路 / 周光毅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785-0

I. ①洪…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3906 号

书 名	洪武大路
著 者	周光毅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75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785-0
定 价	6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洪武大路永远是喧嚣和静谧交替的集合体，一条纵行南京城市中心的南北街道，白天很多车马从这里进出，横着的九条巷、户部街和游府西街交叉口，就成了大家腾转的唯一机会，彼此相互交替着的口令让它有了秩序，人们无论怎么样的急迫到了这条街，立刻变得只有服从了。洪武大路是市井文化的显现，所有的店面在夕阳下开始上门板，“噼噼啪啪”的关门声音从南到北，不需要一个时辰，喧嚣就压了下去，家家生火做饭劈柴燃烧的炊烟，瞬间将它变得神秘静怡深远，孩子们在叫骂声中老实地回到家里。邻里们的关系也是极其简单，只有捍卫权利的小纷争，洪武大路的人们似乎很少变化，朴素着以食为天的原始信仰。

洪武大路存在过简单和平常的生活环境，贫富的差距不会成为人们交流的障碍，上下九流都在这里汇聚，满清的秀才、宦宦后代和窘困于生活艰难的人们，用传统的道德规则规范着行为，男欢女爱的愉悦，儿孙满堂的快乐，相互体恤的关照等所有，把它塑造成为一个天堂。洪武大路也是思想转变的缩影，打倒封建的革命口号出现以后，千万的年轻人不再受礼教的束缚，批判旧思想成为了一种时尚，市井劳作更是革命成功的标志，旧时的所有开始被文明进步所替代了，人们开始大声地嘲笑历史的愚昧，演起了戏子有义婊子有情的戏码，大家号呼着崭新的观念，将洪武大路彻底地改变过来，树立起了更多的时代楷模们。

洪武大路的确是存在过，是历史，是今天，更是未来……

目 录

序	001
人物	001
引子	001
第一章 洪武大路第五十二号 卢文来与妻子儿女	019
第二章 洪武大路第四十六号 唐宝林与安徽戏班	067
第三章 洪武大路第百三十号 汤瞎子与算命摊子	111
第四章 洪武大路第九十七号 陈二喜与街头小贩	157
第五章 洪武大路第四十八号 洪其昌与千年沉香	205
第六章 洪武大路第六十二号 吴成芳与西医诊所	253
第七章 洪武大路第四十一号 蒋富江与三春酱园	297
第八章 洪武大路第一十一号 韩松雪与漠河烟店	343
第九章 洪武大路第八十四号 禄文景与大宅之死	389
第十章 洪武大路第一十七号 徐侔子与烧饼油条	437
后 记	483

引子

明朝开国皇帝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道叫作洪武大路，在整个华夏历史上也是继往开来的。

传说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在打工的时候，不满东家的苛刻就和小伙伴们，把他们放养的大水牛杀吃了，在整个肚子饱满温暖了以后，还把吃剩的牛头和牛尾安放在方山^①的东西两侧，接下来就是朱洪武慌里慌张地去报告东家，说牛钻进山里了怎么都拽不出来，东家到了山脚下的时候，果真还听到牛的叫唤和牛尾巴在摆动……这东家是个极其明白的人，知道这是雇错了人，没有责怪朱洪武还给了些银两，送到了有人烟的地方才拜了朱洪武离去，放牛娃们就在这地方开始了招兵买马，没有多长时间就灭了元朝，定都应天府成就了皇家大业，朱洪武登基以后为了感怀过去，下诏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市井之地。

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的名讳是直呼的，更不用说放在街道上踩来踏去，朱洪武是草根出身加上大字不识，根本就毫无禁忌可言，街道就这样慢慢地起来了。洪武大路的名字着实让在这里的人兴奋，它象征着生活在里面的人没有贵贱，人们更是没有理由对自己失望，也许未来是可以完全改变的。这样的想法不只停留在洪武大路，华夏的子孙后代们都循着这条路，希望千秋万代的荣华富贵。明崇祯十七年的春天，陕西汉子李自成率先发难，成为了另一个暴力改变命运的大顺王，可是没有想到有心更大的人，满人皇太极在叛军首领的引导下，成为了大清朝几百年的开国皇帝。

清太祖太喜好这大片的江山，也欣赏朱洪武皇帝草根的做派，天下反正已经是大清的了，南京的历史也就不再去纠结，虽然汉族此时已经有了上亿之众，但对华夏起义之事早就没有了幻想，没有被诛灭九族已经是万幸了，从没有想过皇帝能够这样的恩泽，洪武大路的街名就这样保存了。从清朝中期开始，洪武大路涌进了大

^① 方山，南京郊区的一座山名。

量的游民，从文人到铁匠、从医生到菜贩、从官员到地痞、从商贾到工艺者，包罗万象，简单而朴素的生存愿望就成了潮流，三教九流都是满族的子民，身份自觉地降低，所以就容易多了。直到旅居美国的汉族贵胄孙中山，在南方又闹起了反清复明的革命，洪武大路才有点波澜就是了。

洪武大路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路的北口只是一个简易草棚子，成为了一个南来北往的栖息地，逃难的人累病了也就在这里歇了，能活着的第二天继续前往目的地，而没有能力的往往就死在了里面，往生的人就是一张草席裹起来，然后丢进对面芦苇草丛中，任野狗、野猫和其他飞禽走兽吃了去。“甲午战争”日本人占了胶州湾以后，大批的山东人逃难进了南京，很多的侂子们^①就在这里做起了营生，馒头、烧饼、大饼和麻花等应有尽有，也成为古南京人调整口味的好去处。“辛亥革命”没有多久，更多的蛮子们^②也蜂拥进入了洪武大路，他们在街道两边帮人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和做手艺活，也是让整个地区的生活自给自足了。

洪武大路的不同习惯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种族的人们在这里讨生活，各地的方言都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挥，孩子们往往可以掌握多种语言，玩耍的范围也是没有任何的禁忌的，千奇百怪的生活观念被视而不见，下一代人就很容易忘记阶级的存在。过去的印记在洪武大路是坚持不久的，它只接受独有的宽容与狭隘、善良与尖刻，维护洪武大路发展的不是法律，不是制度，更不是大家的欲望，有的只是对于财富的态度，对于知识的尊重而已。它充分地体现着儒家思想的谦卑，更有着道家思想的无为。

光绪四年的深秋，一个叫大老刘的东北屠夫霸市占了这里，赶走了所有的人，把这里改成了牲口市场，不停地宰杀，把南面的小池塘都染红了，流淌不出去的那些鲜艳的色彩，让他平添了几分可以杀人的威严。大老刘喜欢看人下刀的，总是大声地呵斥那些乡下人，人家看他的身材和手上的尖刀，多少有些战战兢兢的，没有什么费事就被他强买了去。这还不算拴牲口的绳子，房间里摆的到处都是绳子，小偷进去，一定会被立刻绊倒在地的，然后大老刘上去就是补上一刀，那样的结果也是很怕人的。人们畏惧这个把持着洪武大路北口的人，总是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有个闪失，在自己的肚子狠狠地切上一刀，然而这种期待简直是不可能的，他的刀

① 侂子，南方人对长江以北人的鄙夷称呼。

② 蛮子，北方人对长江以南人的鄙夷称呼。

子是越玩越熟练了。

大老刘没有什么其他的嗜好,就是喜欢一个人去不远处的池塘钓鱼,小鱼没有多久就都被他吃干净了,吃完了就开始在池塘里面养水草,大片的水草更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当有些人觉得大老刘收牲口的价格太低,大老刘就开始兜售水草的生意了,乡下人不忍心牲口带回去的路上饿着,这时候他的水草价格比牲口价格还高,人家感到没有出路的时候,大老刘就拿出尖刀在人面前晃悠,只要人家表示出犹豫的样子,他就会一刀插进牲口的心脏,瞬间就会让牲口倒在地上抽搐。无论是卖了牲口的,还是牵着牲口死里逃生的乡下人,都恨死了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只要踏进过大老刘牲口棚的人,下次一定是绕着洪武大路走的。

小池塘旁边有个很小的捷径是通向新街口的,清朝皇帝虽然说不改洪武大路的叫法,从风水上说还是有点忌讳,于是这条小路就被叫做“正洪街”,希望这条小路斧正不喜欢的东西,其中的涵义和作用也就不得而知了,洪武大路尽管是被作了法,效果却是不敢恭维的了。首先是晚清闹起了“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部队就歇息在这里,池塘自然就是马匹饮水的地方,旁边更是开火造饭歌舞升平,整整地折腾了几天几夜的时间,直到他找到了瞻园成为了府邸才离开。曾国藩扫平了太平天国以后,首先看了看洪武路的风水,庆幸杨秀清的无知和鲁莽,这里面藏着朱洪武的水兽就是了,难怪那些战马在最后的时刻瘫倒,明皇帝也在寻找着每年的祭品。

洪武大路最早的生意,应该说是豆腐坊和木器行,两户人家坐落在正洪街和洪武大路交叉口上。“豆腐坊”是洪武大路上最辛苦的生意,紧紧挨着的就是最喧嚣的“洪银木行”,本来两家走的不是一条路,却是争吵不休,原因就是来源于他们的收入有天壤之别。穷人的地方做豆腐生意最容易发,一切的原料都很低廉,需要的就是辛苦而已,豆腐坊老板孙光大是湖南人,产品好到了一直卖到长江边上。而木器行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所有的是农具产品销售周期都是很长的,总没有人跟吃豆腐一样地天天需要,看着豆腐坊快速扩张,日进斗金,淮安人的木器行老板洪其昌终于发飙了。

“任你个妈妈的,你早上黑咕隆咚的跟驴一样地磨豆浆,死得快哦。”木器行洪其昌揶揄豆腐坊。

“你就不能早睡一哈哦?按锄头的声音吵我睡不着哦,哪有这样子苦钱的!”孙光大当然不让。

“车木的声音是大,可是总有停的,你有停吗?任你个妈妈的!”老洪叫嚷起来。

“磨豆浆的声音比起你们要好多了,最起码可以听见人说话。”孙光大的嗓门也不低。

他们的吵架在这条街上没有人听了,说来骂去就这几句词没有新鲜的,两个人永远喋喋不休的争吵,也不能商量个解决的办法,一个是白天做工,另一个是夜里起床,吵到了孩子都大了也没有停息过就是了。他们吵架也就是给别人看,人越多就越来劲的叫骂。终于有一天孙光大劳累暴毙了,这场吵闹才平息下去了。孙光大死了以后孙太太就守了寡,这让洪其昌和大老刘变成了苍蝇,虽然不知道蛋上有没有缝,两个人就首先地掐起来了,吵得跟真是自己一样的。

“杀你的牲口好了,成天地跟人家寡妇眉来眼去的,我看你还是跟猪牛比较合适,人你这辈子就不要想了。”木匠老洪总是这样不依不饶的。

“你才不要脸啊,有老婆孩子的成天帮人家做这做那的,你想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惜了你家里的闲着,你以为你的鸡巴跟木把子一样的什么都能戳啊,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屠夫大老刘也是不甘示弱的样子。

孙太太是个老实女人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就在自己男人死的没有几天后,带着所有做豆腐的家当,雇了个马车回自己的娘家去了。豆腐坊的消失给洪武路上的人很大的震动,人们觉得一个人真的死了留下的是麻烦,于是很多人的生活终于慢了下来,不再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了。这样的想法实际上维持不了很久,看着别人把自己的那份钱早挣了去,心里的不平衡又开始泛滥了,迅速地投入了更激烈的攀比中。

孙光大豆腐店的消失对北口刚开张的早点店是福音,南京人有早上吃茶干的嗜好,泡上壶茶买上几叠热腾腾的豆干,然后屁放得大响才是享受。从豆腐店没有了,风俗也就改了,新鲜也就不存在了,只好喝上了山东徐侉子的豆浆,就上了他的烧饼油条了,偶尔也从谢寡妇的凉粉店尝个新鲜,这样的习惯一直的延续到后来,就成了洪武大路的清晨风景线。勤劳的徐侉子也是非常智慧的,磨出来的豆浆分为三份:一份多兑水雇了伙计送上门去,有了抱怨也是听不到的;留一份就在店里加热好了,让大家就着油条烧饼吃;最后一份,当然是留给二房东谢寡妇的凉粉店,等点了石膏以后没有多久,谢寡妇的摊子就有了辅食。

山东侉子的油条是用荤油炸的,早点卖完了以后就开始炸荤油,油渣出来以后就放在店铺前面卖,所以烧饼油条店永远都是香味四溢的,油渣对于很多生活不富

裕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上好的菜肴了,买点什么青菜和油渣一起炒了,一家子的生活也算是其乐融融了。谢寡妇的油渣是基本不给钱的,天涯沦落的两个人很快就“搭伙”^①到了一起。徐侉子虽然每天都不闲着,但是谢寡妇就是怀不上孩子,永远是盯着自己带来的儿子,在大家的眼里这是个遗憾,但对徐侉子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显得更自由和轻松就是了。

“漠河烟草店”是后来的,也是租了谢寡妇的后院就是了,仗着老板是东北人,力气很大,就从侧面的大街上面开了个门,店面很小也就只能算半个铺面而已,老板陈大宇的性格待人接物算是实诚,烟草生意基本都是可以赊账的,只有她的女人担心时间长了,客人真的不来了也就跑了主顾。陈大宇的火爆性格是令人生畏的,有几次男人轻浮了韩松雪几句,只要是被他怀疑上以后,由不得别人的争辩上去就是暴打一顿,然后基本上是叫人抬回家去的。两个人总是为商店里面的经营拌嘴,小生意也算是经营得确实不错。

老板娘韩松雪比陈大宇成熟多了,两个人至少有十年的年龄区别,人不但是长得漂亮也风骚得厉害,冷的时候穿上外面的大皮袄,里面几乎就没有内衣了,镂空的目的也就是给很多人以遐想。她也真的是守不住寂寞,男人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惹事,也从来不挑男人长相的好坏,只要是谈得来或者喜欢的,对于自己的身体也从来是不吝啬,关了门就在后面的小床上整了起来,事情完了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韩松雪她不喜欢跟单身的人来往,怕再惹上麻烦就糟糕了。

“看看陈大宇那身板都没用哦,人家不是又找野味儿了,唉!”大老刘很眼馋。

“大老刘,你不要那么说人家,你上去就行了吗?别看你是东北来的,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牲口贩子老浦口讽刺的口吻。

“就这小娘们仨都不够我日的,操他妈的你没有看她见着我就像见着阎王啊?!我可是不能白干的,除非她过了马路来求我还可以想想。”大老刘喜欢想象。

“哈哈,你整个母猪、母牛的还行,女人你想都不要想哦!哈哈!”大家都笑了。

牲口贩子们喜欢利用这样的话题激怒他,讨论的结果总是大老刘涨红了脸,跟人家动了手才算是完。大老刘看上去胆子的确很大,在陈大宇的面前他还是害怕的,见到了韩松雪更是瑟瑟发抖得厉害,对于漠河烟店的女老板的身体,他是真的幻想过,但是一想到两个人的背景出身,只能是生活在意淫的里面,希望有一天这个女人禁不住闷骚,自己能够送到门上来伺候,好好地消遣完了告诉她不要说出

^① 搭伙,为了生活的缘由同居在一起。

去。现实中的结果却总是沮丧的，至今“漠河烟草店”的老板娘没有正眼地看过他。

往南有条很细小的巷子叫做“铁汤池”，传说朱洪武拿死对头在这里烹煮，并逼着大臣们喝下了他的肉汤，最后烹人的池子后来就遗弃在这里了，恨之入骨的故事成了大人们吓唬孩子们的典故，再调皮的孩子也是不敢到这里的，所以这里晚上是几乎一片宁静的。“铁汤池”就两辆黄包车的宽度，深处只有一间大的深宅，听说是住着宫里面当差的，门也从来是没有开过的。巷子的另一头是在尽头分了个岔，一头延伸去了南京最大的东西道路中山路，另一头去了人群汹涌的游府西街，尽管这里是有捷径可循的，但在洪武大路的传说中，永远是特殊神秘和禁忌的地方了，更是没有人敢在这里驻足。

“铁汤池”的凶险对于没有钱的人是好运，这里荒凉的土地几乎卖不掉，于是扎根了很多没有家的逃难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买建筑材料，各式各样的东西就建成一个个非常矮小的简易房子。这里是穷人们的天堂，比起外面的凄风苦雨的生活，这已经是完全的奢望了，他们吃着捡来的蔬菜，如果能找到几块豆腐，大家围着炉子吃上热的以后，一家人能够拥挤在一起睡觉，这也就是完全享受的生活了，所以欢声笑语是这里的永远，没有人再抱怨一切的不公平。只是这里也不是永远的平静，官差就喜欢找他们的烦恼，没事就来这里看看那里问问，虽然没有任何的事情，也总逃脱不了被审视的关怀。

穷人选择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面洪武大路上有一口水井，这里永远是女人们的天堂，大家在这里传闻洪武大路的新事件，话题没有了也可以把过去的烂事，找出来重新地抖落一下。也许有着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特别是自己男人们出去了以后，孩子就被女人们喂了酒酿醒不来，这样爱说话的叽叽呱呱一整天，不爱说话的女人也可以旁听，了解着洪武大路上的任何事情。从艰苦的生活中找到点乐趣，话题也就永远的是放肆了，她们知道没有男人可以听的，所以怎么说得敞亮就怎么来，毫无疑问井台永远是最没有禁忌的世界。

“我娃生下来才四斤三两，那个谁家的媳妇生的都八斤了，你说那下面要撑成什么样子了？”一个女人说。

“那有啥啊，我农村的母牛生的犊子都是十几斤的，那玩意不是照样撑吗？”农村女人说得不在意。

“那玩意以后还有用吗？”另一个女人好奇地问。

“怎么不好用了，用起来不是更方便吗？免得找起来不容易！这是谁家的孩子

在这儿听啊，没有家教的。”农村女人大声地尖叫。

女人们在这里炫耀着自己的隐私，想别人听见但是又怕传了出去，这是洪武大路井台的特点，也是那个时代南京城开放的象征。洪武大路的女人来自山南海北，地域风情也是毫无相同，既不像北方女人的那样保守，也没有南方女人的放纵，白天是照顾孩子的生活，晚上是照顾男人的需要。时间长了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南方来的女人开始收敛，而北方女人开始妩媚，加上家长里短地传授做菜，所有洪武大路的女人也是男人的最爱了。

水井的秘密是被挖井人蒋富江发现的，这里的水质的确特别，甜中有咸，所以才选在旁边建立了“三春酱园”酱菜场，也就腌制出了享誉大江南北的名声。大家可怜一个男人带这三个女儿不容易，多年就是独善其身从来没有续弦^①的念头，蒋富江也就成了挽救男人的楷模。大女儿蒋春晓在父亲累了以后，就把财务的进出都控制在手里，她的性格是泼辣不苟言笑，穿着也是跟父亲一样的朴素大方，只是生活的态度让大家害怕，从来没有过笑脸对待别人，在南京人说来就是寡妇相，成年以后没有人敢和蒋家说亲，面对着女儿的成熟长大，蒋富江更是着急得没有出路。

老二蒋春晚喜欢读历史，在中学的时候想去东洋读书，蒋富江把她看得很牢，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才无德，只是老二的长相稍显诧异也不打扮，衣服也不知道自己换洗，一身的酱菜味道实在是齁得可以，所以嫁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老三蒋春晖是不要读书的孩子，成天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妖精一样，成天不着家地在外边，在蒋富江看来最好是让她去东洋，可是人家要去法国巴黎，希望自己将来是电影明星，父亲没有看过电影不知道是什么，一切就由着她自己任性好了。等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电影海报，才知道那原来是个很风化的去处，可是女儿已经病入膏肓，完全没有回头的可能了。

“三春酱园”的规模是超大的，后院就有上百口的腌制大缸，硕大的酱油池也是可以游水了，每天进进出出的马车就是几十上百的，因为地点在洪武大路的正中央，东西南北的送菜的马队，常常把整个洪武大路挤得水泄不通。秋天的时候，“三春酱园”更是雇佣南京城的上百人去切酱菜，磨刀的师傅就要雇佣十几个人，一天下来高高的蔬菜山没有了，第二天又是这样的循环，外乡人在三春酱园做事，可是

① 续弦，男人死了女人再娶。

没有那么多人睡觉的地方，大女儿很是聪明地想起了对面的文庙，这样她就走进了对面的卢家大院。

文庙只是卢家地产的一部分，卢文来买下文庙这块地的时候，就想拆迁掉“洪银木行”，想将宅基地、文庙和“洪银木行”连城一片的，中间的文庙说好了要感恩戴德，花了不少的钱完全修缮一新，不仅如此，还特意请了皇亲国戚禄文景，让光绪皇帝给文庙亲自题了字，洪武大路顿时蓬荜生辉，这里妥当以后他计划在南边建成“鸿儒织锦”的大机房，里面放上十台以上的机器，后面就是伙计们的生活区，生意好的话可以日夜赶工，只要管吃管住效率是最高的。文庙的北面盖上一个宽梁的大宅子，分成东西南北四个区间让家里人来住，父亲卢北宁虽然是当地的大豪绅，但是住在明朝的首都还是很有面子的，再说堂弟卢文生也要从东洋留学归来，安徽是根本就没有出头机会的，安排在这里也是个商量的人。

洪武大路上学识最高的是卢文来，在安徽得了秀才就进南京考举人，连续两年的名落孙山才晓得江湖水太深了，极尽思考才决定在南京做起纺织生意，地点选择了正在兴起的洪武大路。卢文来虽然年龄不是很大，通过几年来在南京的考试生涯，也渐渐地学会这里的礼数，知道这样的事情得求着洪其昌，虽然是出了大价钱购地，人家要是认死理也是没有办法的。为了赢得洪其昌的好感，他特地换了干净的长袍，头发也是用水梳理整齐了，这才去“大三元”要了一块烤乳猪，三山街买了最好的两只鸭子，又去冠生园买了三包点心，在新街口挑了四种时鲜水果，等检查得完全符合南京的礼节以后，这才让一辆黄包车送到了“洪银木行”。

洪其昌见到这个自以为是的秀才本来就不爽，有了头衔和银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虽然很在乎这样的一大笔收入，但他更感兴趣的就是跟有钱人对着干，洪武大路上的人见到卢文来都要点头哈腰，到了洪其昌这里是要变化的。对待卢文来的到来，他开始不动，然后是装着很认真地点头，心里觉得新商贾实在是笨拙得好笑，等看完了卢文来大价钱修缮了文庙，那些织造的技工在客栈已经住下了，这时候他才开始修理这个笨蛋，眼见着洪其昌在瞬间就变了脸，他竟然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任妈妈的卢秀才，上厕所也有先来后到的，我这里生活多少年了，你不是不知道吧？”老洪操着苏北话激辩道。

“洪先生，有事情好商量嘛，你要多少银两我们都可以谈的。”卢文来细声细语地跟他说。

“任妈妈的多少都可以谈，那三亿三千两白银！”老洪出了个数字。

“你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卢文来很奇怪。

“大清政府赔给八国联军的，还有青岛和台湾。”老洪很是得意自己道听途说的知识。

“你这是乱开玩笑哦！”卢文来彻底服气了。

卢文来收购“洪银木行”的念头被打击了，也不能就这样的算了不是？这时候蒋春晓的出现让他觉得意外，他太愿意把文庙免费让给民工住了，知道更倒霉的绝对是洪其昌了。这些客居他乡的民工不是简简单单地睡觉，进来首先是在院子里面搭上灶台，不一会烧饭的浓烟滚滚地就进了“洪银木行”，就像熏蚊子一样地把洪其昌全家赶了出来。洪其昌火了就去找卢文来，这时候他双手一摊让他去找蒋富江，三春酱园的三个千金不是好惹的，一顿饱骂又将洪其昌撵了出来，就是巡捕许大胖子也是没有办法的，人家赶走这些人是要有成本的，可是洪其昌怎么能出这个费用，结果就是烟熏火燎可以继续。

洪其昌的忍耐力远超出了卢文来的想象，每天在家里几乎关着门窗不出来，夜里才敢做上几个时辰的活，等到了天亮以后又关上门窗，前面的生意几乎一落千丈，不是洪其昌不愿意卖，而是顾客实在是没有办法对话，时间长了也没有人在这里驻足了，洪其昌的老婆洪春花几次想找卢文来理论，但是洪其昌就是不让对话，无论多少的银子洪其昌是铁心的不让，他要看看这个秀才能把他怎么样。首先撑不住的是卢文来，他决定缩小规模赶紧地开张，三进三出的宅子被安装了两台机器，雇了十几个工人在里面日夜赶工，自己和工人就住在了后面的小屋。卢文来几乎是无言以对地败下阵来，洪其昌更是觉得自己比文化人要聪明了许多！

文庙显然是供奉孔子的地方，蒋家的酱菜园到了冬天也不雇人了，卢文来就拿它做了私塾学堂，他从青岛逃难的人群中，挑了个瘸子杨德昌做了私塾先生。杨先生是先天的问题还是后来的原因，卢文来并不感任何的兴趣，只是希望给这条街道上的孩子有个读书的地方。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见了分晓，洪武大路上来认字的孩子全是问题，字没有认识几个，骂人的山东腔调倒很正宗，最重要的是杨瘸子还做些鸡鸣狗盗之事，有辱斯文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终于惹怒了卢文来，赶走了这个祸害。虽然家里的事情一团糟，卢文来可是从来没有放弃在生意上面的认真，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他终于找到了全新的经营之道。

旧时读书人和商贾都是有脸面的人物，私底下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卢文来亦文

亦商的做派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卢文来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帖子写得非常的周到好看，满清的秀才地位也很光鲜，出来进去的都是“秀才”称呼，这跟老板的内涵还是不同的；另一方面，“鸿儒织造”的东西是拿得出手的，很多样子都是卢文来亲自跟名人请的，自然就有了很多的气质。没有多久的时光，卢文来开始行走于官商之间，年节的时候也不忘送上贺礼，连朝廷的造办处都跟他下了单子，水涨船高地就把“鸿儒织造”抬到了更高，没有几年就把生意做得享誉江南了。

洪其昌后来有些后悔了，觉得不该跟卢家斗气，现实情况是人家生意还是做了，而自己这些时日的对抗让客户跑了不少，等他再想敞开大门的时候，卢文来已经完全没有了热情，他自己错过了机会也不能说什么了，只是怕卢文来心里一定有怨恨，这样的事情恐怕永远也解不开了。其实，卢文来无意中研究了风水，终于发觉了更好的布局，有些东西是设计不来的，在南京城很难找到这样五行俱全的地方，洪其昌如果离开了也许运势就会破了，所以他要留住这个与自己作对的人，要让他为自己的家业兴旺做贡献。

卢文来开始对这家人非常的客气礼貌，任何的事情都是慷慨解囊，大家只能用卢文来大气解释一切，同时洪其昌的人品也就低得没处去了，就在让洪武大路上的人赞叹卢文来的为人时，他却是心里在得意着自己的算计。卢家家宅的东南边不远处是个小池塘，每天的早晚这里总是微风轻拂，应运了卢家事业的风调雨顺紫气东来；“三春酱园”门口的那个水井，永远是取之不竭的甘泉，带了所谓的西边水顺；而卢文来的纺织业当然是土行了，耕织为繁的道理在这里延伸出去；文庙是个原始木料的建筑，“洪银木行”更是日月轮转；更重要的是卢宅右边的苏州老江开的“茶水炉”，“呼啦啦”的火苗，就是虎跃龙腾的气势了！

“茶水炉子”虽然不是卢文来的地产，山墙却是紧紧靠着卢家的南面，两家的后面是连在一起没有多远，都是直接通去“中华剧场”的捷径，老江一家对这个卢家的事情了解得算是最多的了，苏州人的本分是出了名的，他们绝对不会对外透露一个字的。如果说洪武大路的水井是洪武大路女人的是非之地，那么“茶水炉子”就容易听到任何男人的抱负，老江的耳朵绝对不听任何的闲话，面对任何的长短就像茶水炉瞬间的蒸汽，永远留不下来任何的痕迹。老江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要求，就是做着重复的事情，沿着每天一样的轨迹不出差错地活着。

“没有啦，小生意靠的是大家提携了啦。”江老板总是这样谦虚。

“卢老爷要不要泡杯龙井给你送过去，真的不要客气哦。”江老板很客气。

“水是满满的哦，看看都漫出来了，不要烫着哦！”江老板就是会做生意。

“这里有凳子哦，站的远点好哦啦？不要烫着哦！”江老板设置了凳子避免危险。

洪武大路上住的穷人不少，自己家里要是用个热水炉子烧起来是很烦人的；去茶水炉凑个热闹，然后拎上一桶开水，回家的时候什么都解决了；也有的家里人忙了一天，就让孩子出来打开水，这时江老板就会冲过来制止：“孩子哪里拎得动哦，告诉你家里人，这里忙完了我送到你家里去哦！”这就让人们不得不称赞江家的为人。

洪武大路上有一块坟地，就是在茶水炉子的不远处，吴成芳出现在那里的时候，让很多人吓了一跳，简直不可思议，这个人竟然没有辫子就敢出来，全身白色的洋装，身上加上猪蹄的皮鞋花色，而且还戴着一个黑色的眼镜，就像一个从坟地里面窜出来的死人，看上去实在有些非常的滑稽无聊，很多好奇的孩子跟着他转啊转的，终于知道他是要在这里盖上一个房子。他前后来了好几趟，也带了不少的洋人过来，他们指指画画地最后请人来建造，几个月的工夫就出现了一个盒子，这是个西洋的小洋楼，占地面积不大，上下只有两层而已，但到处都是窗户，没有想到这个楼竟然用红砖堆砌，跟教堂放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合适，可在洪武大路的一片青砖绿瓦的街道上，也算是万花丛中的一点红了。

人们还是猜不出这样的房子做什么用，慢慢地窗户都被漆上了耀眼的白色，虽然它显得那么的干净和整洁，也是让人们觉得有些死气沉沉的感觉，等红砖墙的外面开始修建白色的大理石的时候，才出现一个真的跟教堂一样的红十字，这时候人们更是觉得迷茫，直到有一天一个白色的招牌出现，上面写着“吴成芳私人诊所”的时候，大家这才明白洪武大路上竟然开了个洋人的医院。作为南京城里的第一家私人西医诊所，挑战中医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人们好奇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但是尝试是没有人敢去的。

“这个西医不是个傻子就是笨蛋，来洪武大路找生意就是找死！”商贾不满这个现象。

“革命了什么事情都有，洋人都在北京喊万岁了，这有什么稀罕的？”官员也多少抱怨。

“听说，这个洋医生是跟孙大炮^①有过交情的。”文人有的是遗憾。

“等治死了人，管你是洋医生还是土医生就等着下大狱吧！”贫民们有的是一种

① 孙大炮，对革命者孙中山的蔑称。

嘲笑。

对于洪武大路上出现西医诊所，很多人觉得是很不习惯的，避之不及地选择其他墓地了，但洪武大路的哑巴们是捷足先登了，迅速在他的对面开了一家“棺材铺”，专门销售死人的寿衣和棺材，人们很快地就把这两家联系起来。哑巴们当然是听不见的，虽然一年半载没有生意，这个行当是只要有一个就赚到了，三个人成天地期待着吴成芳的事故。诊所自然是没有死过什么人，倒是活人来看病的就更多了，民国的时候这里竟然常要挂号了，连卢文来的小儿子都是这里接生的，人们在嘲笑哑巴们的同时，自己多少也觉得有些尴尬。

洪武大路与东西交叉的第一个道路就是游府西街，路口的捕房是清朝治安管理机构，虽大门不在洪武大路上，却执行着洪武大路地区的所有权限。领头的捕快就是许大胖子，几代人都是靠抓人为生的，没有人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以后，一时间哪里找那么多的警察，于是他就长袍换成了中山装，继续地做着原来的营生。许家的办案手段就是刑讯逼供，洪武大路的人只要听到许大胖子，魂就基本上跑到了九霄云外了，许大胖子虽然在洪武大路上也弄到了一块地，就在吴成芳诊所正对面，对于冤魂他比吴成芳更不怕，可是一个捕快哪能积攒那么多钱呢？这是他最觉得犯愁的事情。

茶水炉子的斜对面就是镇江人姜家的“草包店”、马鞍山孙麻子的“煤炭店”和浦口老张家的“荷叶包猪头肉”摊点，这些做小买卖的人常常受到许大胖子的盘剥，他们做买卖的时候关注的不是客人，而是冷不丁从街对面冲过来的许大胖子。“草包店”和“煤炭店”做的就是体力活，一个草包才能卖几分钱，一车煤炭也就是几毛钱的利润，猪头肉算是高点儿也就几块钱，被许大胖子占了便宜的话辛苦都没了。许大胖子可就是爱占点小便宜，早上是烧饼油条的侉子店，中午就是这里的猪头肉什么的，晚上回家整个几筐煤也是好的，即使草包再没有用也喜欢在家里收藏，洪武大路上做小生意的人们，每天都被罩在紧张的逃跑之中。

“狗日的稻草又涨价了，草包就涨不上去，明天真的不能打了。”姜老板抱怨着。

“又他奶奶出太阳了，这煤又卖不出价钱了，就不能多阴几天啊。”孙麻子越不高兴天就越晴朗。

“猪头肉荷叶包的哦，不吃就不新鲜了。”老张暴露了自己的心里不安。

许大胖子中午总算逮住了老张，自己用刀狠狠地切了一块，尝了尝口味觉得不错然后指示要切的厚薄，最后让他用荷叶包了捧在手上，一边吃一边去南口的小